

學國學叢書

朱鳳起選註

曾鞏文

商務印書館發

唐論①

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，②日入於亂，以至於秦，③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。天下既攻秦而亡之，以歸於漢。④漢之爲漢，更二十四君，⑤東西再有天下，垂四百年，然大抵多用秦法，其改更秦事，亦多附己意，非倣先王之法，而有天下之志也；有天下之志者，文帝而已，⑥然而天下之材不足，故仁聞雖美矣，而當世之法度，亦不能倣於三代。⑦漢之亡，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。⑧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，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，其爲不足議也。⑨代隋者唐，更十八君，⑩垂三百年，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，⑪詘已從諫，⑫仁心愛人，可謂有天下之志；以租庸任民，⑬以府衛任兵，⑭以職事任官，以材能任職，以興義任俗，以尊本任衆，賦役有定制，兵農有定業，官無虛名，職無廢事，人習於善行，離於末作，⑮使之操於上者，要而不煩，取於下者，寡而易供，民有農之實，而兵之備存，有兵之名，而農

之利在，事之分有歸，而祿之出不浮，^①材之品不遺，而治之體相承，其廉恥日以篤，其田野日以闢，以其法修則安且治，廢則危且亂，可謂有天下之材，行之數歲，粟米之賤，斗至數錢，居者有餘蓄，行者有餘資，人人自厚，幾致刑措，^②可謂有治天下之效；夫有天下之志，有天下之材，又有治天下之效，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，法度之行，擬之先王未備也，禮樂之具，田疇之制，^③庠序之教，^④擬之先王未備也，躬親行陣之間，戰必勝，攻必克，天下莫不以爲武，而非先王之所尚也，四夷萬里，古所未及以政者，莫不服從，天下莫不以爲盛，而非先王之所務也。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，得失如此。

○[△]唐朝代名，高祖李淵受隋禪，而唐開國，都長安，——今陝西長安。——凡二十主，二百九十年，○

成康周成王及康王也，成王，武王子，名誦，卽位時，年幼，叔周公旦攝政，制禮作樂，營東都洛邑，周室之

事大成，故諡曰成，康王，成王子，名釗，能修文武之業，二王之時，刑措不用四十餘年，稱極盛之世。○

秦[△]，朝代名，始皇併六國，代周有天下之號，傳三主，凡十五年，爲漢所滅。○[△]漢，朝代名，高祖劉邦滅秦

有天下之號，都長安，傳十二主，二百十二年，爲王莽所篡，是爲前漢，亦稱西漢，光武中興，遷都洛陽，凡十二主，一百九十六年，禪位於魏，是爲後漢，又稱東漢。

⑤二十四君，前漢十二君，高祖，惠帝，呂后，稱制，文帝，景帝，武帝，昭帝，宣帝，元帝，成帝，哀帝，平帝，後漢十二君，光武，明帝，章帝，和帝，殤帝，安帝，順帝，冲帝，質帝，桓帝，靈帝，獻帝。

⑥文帝，高祖中子，名恆，仁慈恭儉，善政多端，專務以德化民，在位二十三年，以敦樸爲天下先，海內人給家足，爲三代後賢主。

⑦三代夏商周也。

⑧漢之後，魏、蜀、吳分立，號

爲三國。

⑨晉朝代名，司馬炎受魏禪而有天下之號，都洛陽，凡四主，五十二年，爲前趙所滅，是爲西

晉，元帝雖在建康卽位，更十一主，凡一百〇三年，然終屬偏安，未能統一中國，至南宋起而遂亡。

隋朝

代名，隋文帝楊堅始受封于隨，後受北周禪爲帝，旋滅陳，統一中國，以隨從弔，以爲有奔走不寧之意，

故去弔作隋，以爲國號，僅歷四帝二十九年，卽亡於唐。李唐凡傳二十帝，高祖，太宗，高宗，中宗，睿宗，玄

宗，肅宗，代宗，德宗，順宗，憲宗，穆宗，敬宗，文宗，武宗，宣宗，懿宗，僖宗，昭宗，昭宣帝是也，文云十八君，未知

所據。

⑩太宗，名世民，高祖次子，高祖得天下，太宗實輔成之，卽位後，銳意圖治，海內昇平，威及域外，

在位二十三年。

⑪詘與屈同。

⑫唐賦役之制，丁男授田一頃，歲輸粟二斛，謂之租，役人力歲二十

日，閏月加二日，不役者日輸絹三尺，謂之庸。^⑤唐分天下爲十道，置府六百三十四，而關內二百六

十一，皆以隸諸衛，府置折衝都尉一人，征行宿衛，皆以遠近分番。^⑥末作謂非本業，如游手賈販之

類。^⑦祿俸也，居官所給廩也。^⑧措棄置也。刑措民不犯法，刑廢而不用也。太宗卽位四年，歲斷死

僅二十九。^⑨穀田謂之田，麻田謂之疇。^⑩庠序鄉學之名，在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。

由唐虞之治，○五百餘年，而有湯之治，○由湯之治，五百餘年，而有文武之治，○由文武之治，千有餘年，而始有太宗之爲君，有天下之志，有天下之材，又有治天下之效，然而又以其未備也，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；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，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，生於文武之後者，有千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。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，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，如舜禹之於唐，^⑪八元八凱之於舜，^⑫伊尹之於湯，^⑬太公之於文武，^⑭率五百餘年而一遇，生於文武之後，千有餘年，雖孔子之聖，孟子之賢而不遇，^⑮雖太宗之爲君，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，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。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，非

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，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，可以鑒矣！

○唐虞帝堯陶唐氏及帝舜有虞氏也，堯初居陶，後徙唐，故稱陶唐氏，舜受堯禪，以其先國於虞，故稱有虞氏。唐虞皆以揖讓有天下，自古稱爲盛世。○成湯，名履，夏桀無道，湯伐之，放於南巢，遂有天下，國號商。○文武周文王及子武王也，文王名昌，本爲商之諸侯，及武王有天下，乃追尊爲文王，國於岐山之下，施行仁政，天下諸侯多歸之，爲西方諸侯之長，曰西伯，遷都於豐，有天下三分之二，武王名發，見紂益暴，遂伐而滅之，以有天下。○禹夏開國之君，姁姓，受舜禪而爲天子，與舜皆臣於堯。唐卽唐堯。○八元八凱皆舜賢臣，凡十六人。○伊尹商之賢相，名摯，初耕於莘野，湯聘任之，相湯伐桀而有天下。○太公姜姓，名尚，字子牙，封於呂，故又稱呂尚，初釣於渭濱，文王出獵遇之，曰：『吾太公望子久矣！』故稱太公望，佐武王克殷，爲齊始祖。○孔子周春秋時魯人，名丘，字仲尼，爲儒家之祖，稱爲聖人。孟子戰國鄒人，名軻，受學於子思之弟子，著孟子七篇，其說尊王賤霸，重仁義，輕功利，稱爲亞聖，言亞於孔子也。

書魏鄭公傳後○

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，而魏鄭公之徒，喜遭其時，感知己之遇，事之大小，無不諫諍，雖其忠誠自至，亦得君以然也；則思唐之所以治，太宗之所以稱賢主，而前世之君不及者，其淵源皆出於此也。能知其有此者，以其書存也。○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，而太宗怒之，薄其恩禮，失終始之義。○則未常不反覆嗟惜，恨其不思，而益知鄭公之賢焉。

○魏徵，字玄成，唐魏州曲城人，好讀書，多所通涉，先事高祖爲祕書丞，太宗時，拜諫議大夫，進左光祿大夫，封鄭國公，故稱魏鄭公。○書，卽指下文錄付史官之諫諍語。○徵既歿，毀之者謂徵嘗錄諫

諍語，示史官褚遂良，太宗不悅，先曾許以衡山公主降昏其子叔玉，徵則陪葬昭陵，且親作文于碑，至是乃詔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。

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？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。大公至正之道，非滅人言以掩己過，取小亮○以私其君，此其不可者也；又有甚不可者，夫以諫諍爲

當掩，是以諫諍爲非美也，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！況前代之君，有納諫之美，而後世不見，則非惟失一時之公，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，是啓其怠且忌矣。太宗末年，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，漸不知天下之得失，至於遼東之敗，而始恨鄭公不在世，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。

○亮與諒同小亮小信也。

○遼東遼河以東之地。貞觀十九年，太宗親征高麗，拔遼東城，以其城爲

遼州，旣而攻安市城不克，太宗以遼東倉儲無幾，士卒寒凍，乃詔班師，是卽遼東之敗遼東之役。高麗靺鞨犯陣，李勣等力戰始破之，軍還，太宗悵然曰：『魏徵若在，吾有此行耶？』卽召其家到行在，勞妻子，以少牢祠其墓，復立碑，恩禮加焉。

夫伊尹周公，何如人也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，其言至深，而其事至迫，○存之於書，未常掩焉；至於稱太甲，○成王爲賢君，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，以其書可見也，令當時削而棄之，成區區之小讓，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，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，○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，非其史之遺，乃天下不敢

言而然也；則諫諍之無傳，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。

○太甲元年，伊尹作伊訓以誡之，又作肆命，陳政教所當爲，作徂后，言湯之法度，太甲修德，伊尹嘉之，又作太甲訓三篇。周公恐成王年壯，有所淫佚，乃作多士、毋逸之篇以誡王。

○太甲成湯嫡長孫也，

既立，縱欲敗度，伊尹放之於桐，三年，太甲悔過，伊尹乃迎歸，授之政，太甲修德，諸侯咸歸，百姓以寧，在位三十三年，稱太宗。

○桀紂夏商末世之暴君也，桀爲湯所放，武王伐紂，紂自焚死。幽、周幽王也，名

宮涅，廢嫡立庶，犬戎攻而殺之於驪山下。厲，周厲王，名胡，用小人，行暴政，國人逐之。始皇，秦帝，名政，併吞六國，橫征暴斂，嚴刑酷法，侈宮室遊觀，其政策務在愚民，崩於沙邱，傳二世子嬰而遂亡。

或曰：『春秋之法，爲尊親賢者諱，○與此戾矣。』『夫春秋之所以諱者，惡也，納諫諍豈惡乎？』然則焚稿者非歟？○曰：『焚稿者誰歟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，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，其事又未是也；何則？以焚其稿爲掩君之過，而使後世傳之，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，而必其過常在於君，美常在於己也，豈愛其君之謂歟！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，其在正褒，未可知也，而焚之而惑後世，』

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？^③『或曰：「造辟而言，詭辭而出。」^④異乎此。』曰：『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。令萬一有是理，亦謂君臣之間，議論之際，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，豈杜其告萬世也？』

①春秋記史之書。春秋記事，爲尊者諱，爲親者諱，爲賢者諱，見公羊傳。②唐高士廉有奏議，輒焚其

稿。③孔光漢時人，字子夏，明經學，凡典樞機十餘年，守法度，修政事，時有所言，輒削草稿，以爲章主

之過，以求直名，爲人臣大罪。袁同邪。④語見穀梁傳。造音草（ㄘㄠˇ）詣也。辟音必（ㄅㄧˋ）君也。

詭辭而^{△△△}出，不以實告人。

噫！以誠信持已，而事其君，而不欺乎萬世者，鄭公也；益知其賢云。○豈非然哉！豈非然哉！

○首段有益知鄭公賢之語，此復之。

新序目錄序^①

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，^①錄一篇，隋唐之世，尙爲全書，今可見者，十篇而已。臣旣考正其文字，因爲其序論曰：古之治天下者，一道德，同風俗，蓋九州之廣，^②萬民之衆，千歲之遠，其教已明，其習已成之後，所守者一道，所傳者一說而已。故詩書之文，歷世數十，作者非一，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，^③化之如此其至也；當是之時，異行者有誅，異言者有禁，防之又如此其備也；故二帝三王之際，^④及其中閒，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，百家衆說，^⑤未有能出於其閒者也。及周之末世，先王之教化法度旣廢，餘澤旣熄，世之治方術者，各得其一偏，故人奮其私智，家尙其私學者，蠡起於中國，皆明其所長，而昧其短，矜其所得，而諱其失，天下之士，各自爲方，而不能相通，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，道之有歸也，先王之遺文雖在，皆絀而不講，况至於秦，爲世之所大禁哉。

○新序書名，今本十卷，所錄皆春秋至漢初軼事，可爲法戒者，其大旨主於正綱紀，迪教化，惟傳聞異辭，姓名時代，不免有與諸書牴牾之處。

○劉向漢宗室，字子政，通達能文，元帝時，爲中壘校尉，爲人

簡易無威儀，專積思於經術，書誦書傳，數上封事，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，語甚切直。向著書數種，新序其一也。③古分天下爲九州，而制各不同，禹貢之九州，爲兗冀青徐豫荆揚雍梁，商爲冀豫徐雍荆揚幽兗營，周爲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。④詩本里巷歌謠，與朝廟樂章，古凡三千篇，孔子刪爲三百十五篇，分爲風雅頌諸體，漢時立於學官者，有齊魯韓三家，後世皆不傳，獨傳毛公之學，故詩經別稱毛詩。書，尚書也，爲世界最古之史，秦火亡失，漢初濟南伏生口授二十八篇，以漢代通行文字書之，號爲今文尚書，後魯恭王壞孔子宅，於壁中得竹簡尚書，皆科斗文，號爲古文尚書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，多得十六篇，其書久佚，東晉時梅賾獻所謂古文尚書，并孔安國傳者，其書凡五十八篇，於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內，析堯典之下半爲舜典，皋陶謨之下半爲益稷，更分盤庚爲三篇，而以顧命之下半爲康王之誥，凡三十三篇，其多出之大禹謨等二十五篇，合之三十三篇，共五十八篇，後又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，卽今通行之尚書，但其古文尚書二十五篇，并孔安國傳，宋儒吳域朱熹等已有疑問，明梅鷟作尚書考異，乃明斥其僞，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，一一從客觀方面加以證明，而其僞乃定。

⑤二帝堯舜也。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。⑥百家諸子百家也。

漢興，六藝^①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，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，諸儒苟見傳記^②，百家之言，皆悅而嚮之，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而怪奇可喜之論，各師異見，皆自名家者，誕漫於中國，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，其弊至於今尙在也。自斯以來，天下學者，知折衷於聖人^③，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，楊雄氏而止耳^④。如向之徒，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，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。孟子曰：『待文王而興者，凡民也，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』^⑤漢之士，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，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，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，絕學之後也。蓋向之序此書，於今爲最近古，雖不能無失，然遠至舜禹，而次及於周秦以來，古人之嘉言善行，亦往往而在也，要在慎取之而已，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，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，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，豈好辨哉，臣之所不得已也。編校書籍臣曾鞏上。^⑥

①六經亦曰六藝[△]，詩書易春秋禮樂也，樂經久亡，故今祇稱五經。

②解說經義曰傳[△]，如春秋之公羊。

傳等。記載事物之書曰記，如禮記考工記等。③折衷，亦作折中，言取聖人之言，斷事之中，而定其疑也。④楊雄字子雲，漢蜀郡成都人也，少而好學，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，博覽無所不見，口吃不能劇談，默而好深湛之思，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，雄姓亦作揚，然姓有楊而無揚，不取。⑤見孟子盡心章。⑥輩於嘉祐二年，被召爲編校史館書籍，故稱。

列女傳目錄序①

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，事具漢書②。向列傳，而隋書及崇文總目③，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，曹大家注④，以頌義⑤考之，蓋大家所注，離其七篇爲十四，與頌義凡十五篇，而益以陳嬰母⑥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，非向書本然也；蓋向舊書之亡久矣。嘉祐中⑦，集賢校理蘇頌⑧始以頌義爲篇次，復定其書爲八篇，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⑨。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⑩，與向列傳不合，今驗頌義之文，蓋向之自敘，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⑪，明非歆作也。自唐之亂⑫，古書

之在者少矣，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，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，^⑤然其書今在，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，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，非可惜哉！今校讎^⑥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，可繕寫。

①列女傳，書名，漢劉向撰，七卷，又續傳一卷，不知誰作，凡分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嬖孽七目。

②漢書後漢班固撰，固父彪，以史記自太初以後，闕而不錄，作後傳數十篇，固以所續未詳，又綴集所聞，以爲漢書，起高祖，終孝平王莽之誅，其中八表並天文志未竟而卒，和帝詔固妹昭就東觀藏書，踵成之，凡紀表志傳共百篇。

③隋書唐魏徵等撰，今本共八十五卷。作者皆唐初名臣，文筆嚴淨，其十志尤爲後人所推。崇文總目宋王堯臣等撰，宋以昭文集賢史館爲分藏祕書之處，謂之三館，後又

建崇文院，分三館之書，別爲書庫，名曰祕閣，景祐元年，以三館及祕閣所藏，或謬濫不全，命張觀李淑

宋祁等詳定存廢，王堯臣等校勘，分類編目，總成六十六卷，賜名崇文總目。④班昭，東漢才女，字惠

姬，安陵人，適曹世叔，夫亡，和帝召入宮，令皇后貴人師事之，號曹大家，家音姑（《又》）大家，女子之尊稱。⑤列女傳於每篇後有頌，謂之頌義，意謂各頌其義也。⑥陳嬰秦二世時，爲東陽令史，陳勝

兵起，少年殺縣令，欲立嬰爲王，其母止之，後歸漢，封侯，詳列女傳。

④嘉祐宋仁宗年號。

⑤集賢校

理官名，唐有集賢殿校理，掌校讐書籍之職，宋因之，後易爲祕書校理。蘇頌字子容，晉江人，徙居丹陽。

⑥館閣之名起於宋，館指招文館、史館、集賢館，閣指祕閣及龍圖天章諸閣，皆藏經籍圖書，及祖宗

制作之所。

⑦劉歆，向子，字子駿，與父領校祕書，與當時執政大臣忤，出爲太守，王莽稱帝，引爲國師。

⑧漢書藝文志云：『劉向所序六十，七篇，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。』列女傳於每篇各頌其

義，圖其狀，故謂之頌圖。

⑨唐末，藩鎮跋扈，天下大亂。

⑩唐志謂舊唐書經籍志。志中錄列女十六

家，祇有劉向撰列女傳二卷，並無曹大家注之十五篇。

⑪校讎，校對文字也。

初，漢承秦之敝，風俗已大壞矣，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，①向以謂②

王政必自內始，故列古女善惡，所以致興亡者，以戒天子，此向述作之大意也。其

言大任之娠文王也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淫聲，口不出敖言，③又以謂古之人胎

教者皆如此，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，皆大人之事，而有道者之所畏也，顧令天下

之女子能之，何其盛也！以臣所聞，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，④詩書圖史之戒，珩璜

琚瑀之節，^⑤威儀動作之度，^⑥其教之者雖有此具，然古之君子，未嘗不以身化也；故家人之義，歸於反身，^⑦二南之業，^⑧本於文王，夫豈自外至哉？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，能得內助，而不知所以然者，蓋本於文王之躬化，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，^⑨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，與之相成，其推而及遠，則商辛之昏俗，^⑩江漢之小國，^⑪兔置之野人，^⑫莫不好善而不自知，此所謂身修故家，國天下治者也。^⑬後世自學問之士，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，其家室既不見可法，故競於邪侈，豈獨無相成之道哉？士之苟於自恕，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，往往以家自累故也，故曰：『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。』^⑭信哉！如此人者，非素處顯也，然去二南之風，亦已遠矣，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！^⑮向之所述，勸戒之意，可謂篤矣。

○成帝^{△△}元帝子，名鸞，字太孫，在位二十六年。趙飛燕及其女弟衛衛婕妤也。飛燕，成陽侯趙臨之女，

初學歌舞，以體輕，故名飛燕。成帝微行，見而悅之，召入宮，大幸，有女弟，復召入，俱爲婕妤，貴傾後宮，後

飛燕立爲皇后，寵少衰，而弟絕幸，爲昭儀，姊弟顯，寵十餘年。衛婕妤爲班婕妤侍者，名李平，班進之帝，